

處於過渡時期的中國天主教會

任澤民著 陳愛潔譯

（編者按：本文為任澤民神父於二零零三年全美中國天主教大會上發表的演說，英文原文見於本刊第一三一期。由於篇幅所限，本文略作刪節。）

導言

我居住在香港這中國的門階（現已是中國的一部份）超過四十年，卻越來越發覺自己對中國的認識是那麼少。一九五九年，我以年輕傳教士的身份來到香港，以為在幾年之內便能夠學會中文，與

本地人一起生活，然後成為「本地人」。原來自己只是做夢！四十四年後，必須承認，自己覺得距離那個夢想更遠。這不是謙虛，而是事實。我比以前覺得現時的文化差距更大。為我而言，中國總是一個奧秘。因此，身為外國人，我覺得自己越來越不願意就中國或中國教會作出定論。然而，按我生活在中國文化中多年的有利條件，總不滿足於作一個冷漠的旁觀者。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擔當重要的角色，我感到有需要繼續嘗試理解這奧秘的許多方面。我現在冒昧表達一些觀點。

社經現實中的教會

首先，我不認為任何人能夠一開始就只談中國的教會，好像它是一個孤立的實體。爲了可靠地談論中國的教會，我認為必須從整體上認識國內發生的事情。這樣，我們便能看見今天的中國教會如何配合整個圖像。中國的教會好像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會，不是存在於一個真空裡。它在一個既塑造國家文化也被國家文化塑造的民族中間移動，成爲國家的倫理資產，也是歷史的重要一頁。這使得我把今天中國教會放在中國的社會經濟脈絡中，同時沒有忽略中國政治狀況對教會的影響。

全球化、都市化、世界貿易組織成員、二零零八年奧運，這一切都在我們中國局勢中佔重要的地位，但是，今日中國的引擎，即驅動力，就是經濟。中國的經濟增長步伐確實是驚人的，在過去十年，國民生產總值持續有百分之七的增長——比任何國家都爲多。然而，我和很多更認識中國的人士

都不禁感到，這一切對中國並非十分有利。那麼，一直悶在人心裡的基本問題是什麼？我認為，這是政治的問題。隨著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經濟迅速發展，中國能否仍保持共產主義（社會主義）思想？政治領導層意識到這一點，不得要領地談這個課題，並對其可能產生的後果深感恐懼。在八十年代初期，當鄧小平決定開放國家，接納西式經濟改革時，這些意識型態的重大轉變便開始。他說：「富裕就是光榮。」但是，精靈已飛出瓶子，是收不回去的了。現在的問題是：中國將如何處理這問題？

相關的統計數字

我最近聽聖神研究中心董事局的前任成員、前港督彭定康的顧問顧汝德（Leo Goodstadt）先生的講座。在講座上，他提出一些令我吃驚的統計數字。他說，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，而且將維持一段長時間。我從不知道，中國的經濟比德國和法國的小，是美國的八分之一，和日本的六分之一。

在二零五零年，它才趕上日本。到了二零二零年，中國每年的人均收入將達至四千美元。香港現時每年的人均收入是二萬六千美元。

我從最近進行的另一個調查得悉，現時在中國有超過四百二十間肯德基家鄉雞店，五百六十間麥當奴快餐店，而每年會有一百間新店開張。每天有一億五千萬美元的外資進入中國；去年的車輛銷售有百份之五十二的增長，而二億三千萬的手提電話用戶已使中國成爲最大的市場。學生在互聯網上學習，並用電腦做家課。今年，有百份之八十的年輕人初中畢業，而百份之十五繼續專上課程。研究員表示，隨著農村遷移的情況持續，到了二零二零年，便有百份之六十的中國人口已城市化。這些統計是十分驚人的。新領導層面對著一些重大的挑戰，難怪他們感到擔憂。既有如此各式各樣的標記，我們不應驚訝有那麼多對於大陸何去何從的解釋。沒有人願意回到過去兩個世紀的可怕動亂，或放棄中國現今改善的生活水平。

對中國社會穩定的威脅

有些分析家預料中國會出現動亂，甚至完全崩潰。這可能是太嚴重的判斷，但今年較早前，新改組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佈一個令人感到震驚的清單，列出十三個可能使中國經濟出離正常軌道的壓力點。（這個委員會有點像美國的藍德公司或布魯京斯研究所。前總理朱鎔基任用這委員會作爲他的智囊團。）報導列出的十三個受壓點是：

- 一．中美關係
- 二．台灣問題
- 三．邊界安全
- 四．外貿
- 五．金融風險
- 六．農業作爲一個領域
- 七．農民的生活
- 八．農村作爲社會單位
- 九．收入差距

十·失業

十一·社會秩序

十二·公眾安全

十三·環境

二零零三年七月份，居於北京的政治經濟學家及律師龍安志 (Laurence Bradu) 就這些問題在香港《南華早報》發表評論。他挑選三個問題，是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將在下一個五年計劃內優先處理的。首先，由於農村的不穩定是國家動亂的公式，他主張農業發展必須推到日常工作的首位。

第二，他稱讚國家從貧窮躍到繁榮的同時，聲稱國家必須透過政府執行的福利計劃而在其制度內建立安全網，來堵塞市場沒有填滿的差距。第三，他看到有需要徹底革新中國的醫療制度。

他繼續提出一些令人憂慮的統計，表示沙士的危機與中國出現的愛滋病危機相比而顯得小巫見大巫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估計，到了二零一零年，在中國，會有一千萬人感染愛滋病。再者，愛滋病

不過是眾多危及健康的疾病之一。現時全球八成的新肺結核個案都是在中國的農村出現。令人關注的是，與醫療相關的問題可能使外資撤走。中國面對的另一個挑戰，就是要在未來二十年，為四億至七億人找工作。在二零零二年，中國有超過六億人每天靠兩美元元生活。此外，農村與城市收入的差距正在迅速擴大。有人懷疑泡沫會否爆破；為其他人而言，問題不在於會否，而是在於幾時。

給鄧小平理論蒙上暗影

新領導層遇到這些問題，懷疑鄧小平的一些基本原則。鄧小平呼籲「一個中心、兩個基本點」——中心是經濟建設，而「基本點」則是既追隨社會主義，又「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及開放」。現在，有人討論更改鄧小平的公式，呼籲以改善人民生活作為「中心」，而新的基本點就是「經濟建設及社會發展」。是否有人會說，在國家安全的環境下，共產主義經已終止，並由自由市場經濟所取代嗎？

漢學家及北京文化學院創辦人杜明 (Jean Luc Domenach) 表示，他比以前對於中國抱著更加樂觀的態度。雖然他相信一個重大的經濟危機會使中國完全出軌，但也認為中國會竭盡所能防止這樣的危機。他引證今天的環境比過去二百年更好。國際氣氛不尋常地有利於中國，中國應邀到國際的談判桌上，大多數西方國家願意向中國提供可觀的財政援助和大量生意。當然，中國在很多範疇仍落後。它現時的勢力是十分有限的。但是，按發展氣候來看，中國會把握機會，成爲世界舞台舉足輕重的要角。

尋找意義

在一個變得越來越資本主義和越來越不共產主義的社會，人民的生活是怎樣的？現時嚴重的憂慮，甚至政府的宣傳者所憂慮的，就是中國的「信任危機」沒有給人民留下判斷是非的架構。有些較年老的中國人仍相信佛教和儒家的傳統，少數中年人仍堅持馬克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富有意義的意識

型態。但是，今天的年輕人已認定，共產主義作爲切實可行的信仰制度這方面是失敗的，但他們卻找不到任何東西來取代它。

幾年前，在與今天同樣的「中國論壇」上，一位周教授發表演講時說，今日的中國正經驗歷史上最嚴重的道德混亂。在倫理問題的各方面都出現挑戰：政治、工作地方、家庭及宗教。他說明領導層如何缺乏政治誠信，貪污腐敗的情況猖獗、缺乏思想信念、家庭的瓦解、商業主義引來挫敗感、理想幻滅，以及感到精神空虛和道德混亂。

《醜陋的中國人》(一本在國內十分受歡迎的書)作者、台灣的柏楊教授寫道：「倫理道德的墮落未必是最深的危機。真正的危機，就是中國文化實際上未能從本身找到回應現代化倫理挑戰的答案。」有趣的是，他聲稱中國文化本身懷有一些固有的特質或元素，使中國難於適應現代世界。

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掌權後，就被視爲「神」一般的人物；到處都是他的照片。人們崇拜他和他

的《毛語錄》。鄧小平已在這方面作出很多的改變。金錢、生意和貿易成爲新的神祇。但是，人民開始看穿這些神祇，並失去對它們的信仰。這不僅是農民。希望改善社會地位的中國人、現代的優皮士，都被吸引去認識更深的價值觀、宗教、祈禱和不同形式的冥想。有很多人雖然已達到某程度的名成利就，卻不滿足於以賺多少錢、擁有什麼東西來定義自己的生命。有一個少婦說：「我曾企圖讓金錢來填滿我的生命，但這往往只是追逐最漂亮的鞋、最新款式的手提電話、更大的住房。我厭倦不斷四處奔跑，卻不相信任何東西。」她利用午餐時間來學習聖經，並在數個月後領洗。

一個年輕學生說：「我們生活在一個人與人互相欺騙和說謊的世界裡。沒有人相信另一人的謊言。我們彼此交往時很虛偽。領導貪污腐敗，每個人企圖在另一人之後賺錢。我感到非常悲哀，不知道應轉向那裡。」缺乏當權者的倫理指導和激勵，也缺乏來自年長者的勉勵，年輕的一代感到受挫、

寸步難移和憤怒。

有越來越多人轉向基督信仰，而這是大陸發展得最快的宗教。政府仍懷疑基督教，視它爲西方帝國主義的媒介，認爲這信仰現時之所以明顯吸引城市的中國人，是因爲它是外國的宗教。根據香港基督教組織的數字顯示，每年有超過二百萬中國人秘密領洗。許多年前在中國被按表立爲牧師、現時在中國工作的魏克利 (Philip Wickeri) 估計，現時在中國約有三千萬名基督教徒。

教會面對的挑戰

我們在今次這個聚會將要做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考慮中國教會處於這過渡的時期，它可以貢獻什麼，又如何幫助國家。我不懷疑教會要擔當某個角色，也許不是主要的，卻是意義深長的角色。要發酵麵團，是無需很多酵母的。重要的是酵母的質素。我在此感到自己的理據未夠充份，因此不想作出任何判斷。但衆所週知的是，雖然中國教會在近

代的五十年中長期受到迫害，並不斷受到政府的騷擾；卻充滿著英雄人物和殉道者。我極之敬仰中國的教友。不管是公開抑或地下的教會成員，只有極少數人沒有經歷迫害。正如教宗時常說：「我們將永不知道他們受過什麼苦。」

今日中國的教會所面對最大的挑戰，可能是成爲「現代世界的教會」，在現時的政治氣候，它能否做得到？我的確不知道，但起點當然是在修院和修女院。靈修和神學培育是關鍵。雖然已完成的已很多，但需要更多。修生的數目仍很多，超過一千七百人分別在公開和地下修院攻讀。有接近二千五百名女青年在修女院讀書。我最近在歐洲期間，欣聞現時有超過二百名修生、年輕神父和修女在海外進修：在歐洲、美國、菲律賓，甚至拉丁美洲。希望這些年輕的男女會成爲促成下一代教會領袖的元素。

在今天的中國天主教會，天主教徒的數目大概是一千二百萬人。從最近發表的官方教會報告指

出，人數則是接近八百萬。但那可能沒有包括來自地下教會的人數。無論如何，這是中國總人口，或十二億人的百分之一。一九四九年，共產黨上台時，有三百萬教徒，也是佔當時人口約百分之一。今天，約有二千二百位司鐸，其中一千二百人是在一九八零年後晉鐸的（百分之六十五的年齡爲五十歲以下），以及約三千六百位修女。

根據梵蒂岡的簡圖，在中國有一百四十四個教區（包括香港和澳門）和一百廿四位主教。中國政府卻以不同的方式來劃分教區，而數字是一百三十。至於主教，其中七十九位是公開教會的主教，四十九位是地下教會的主教。有相當多的主教是早已合法的，亦有稍後申請合法的：約有四十位獲得宗座承認的主教不獲政府認可。主教的平均年齡是七十九歲。六人正在監獄中。很多較年老的主教，尤其是地下主教，未有機會充份接觸梵二會議的新思潮和教會新近的訓導。因此，他們覺得很難理解教會最近的趨勢，例如大公及宗教對話、正義和平、

和好與教會合一等。

以上的統計是今日中國教會的簡短描寫。其中一個問題是：政府近年對宗教，尤其是天主教會的態度有沒有任何改變？我的評價是，其他宗教並不比天主教會好得多，宗教依然是令中國領導層憂慮的事。居於香港的人權份子盧四清說：「政府不想任何人挑戰它的權力，尤其是一個宗教組織比共產黨對更能控制自己的信徒。」然而，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會議上，主席江澤民及總理朱鎔基發表講話，宣稱宗教可以在社會擔當富建設性的角色。他們擔憂所有隱約出現的社會問題會使人民沒有根基，他們承認教會具有有益的角色。然而，我們看不到該次會議有很多影響。相反地，政府正增加對天主教會的控制。

三份文件：法制化抑或強化控制

二零零三年三月，政府公布三份著名的文件，進一步控制天主教會生活的各方面。文件確實沒有

表現出很多新意，但的確是政府控制的集成，強調愛國會的功能是「監管教會的實體」。其目的是控制教會，並要使主教和聖職人員成為純粹的僕人。在一九八零年代，天主教愛國會表現為一種協助聖職人員的橋樑。現在，愛國會是那監督、控制和監管教會的實體。最近的文件落實聯合會議的修訂制度：(1) 主教團與愛國會：在省級層面上，(2) 愛國會與教會事務委員會：在教層面上，以及(3) 主教和司鐸以及愛國會：在地方層面上。凡是愛國會不知道的小節，或不同意的，都不獲批准。這由堂區最瑣碎的小節，以致主教的任命，以及教區重組，都包括在內。現在，愛國會列於教會組織名單之首。原本的「主教團及愛國會」現已改為「愛國會與主教團」。在中國各地，一切事務的最後決定權就在愛國會。

中國的主教陷於極大混亂之中，要求他們海外的朋友公佈這些文件的存在，說明其內容的重要性。不用說，宗座對於事態的新轉變感到非常難過。

一位中國主教在很久以前已警告，中國政府已決定使天主教會成爲國家教會，他看到這些文件是整個過程中決定性的一步。

隨著二零零零年一月六日非法祝聖五位主教，以及二零零零年十月冊封中華殉道聖人等事件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斷尋求擴大影響力，這三份文件亦是最新的一例。自從二零零一年以來，很多聖堂遭拆掉，堂區教友受到騷擾，神父和主教被判監或送往「學習營」。中國一位主教說，現在正是要劃清「合作與反對」的界線的時候。他認爲，從積極的一面，由於許多公開教會領袖都反對二零零零的非法祝聖禮，公開與地下雙方已變得更接近，爲他來說這未嘗不是好事。

顧汝德先生在上面提及的講座中，提出教會繼續受迫害的若干理由。首先，共產黨政權害怕來自教會的競爭，影響人民的思想、理念和價值觀，以至最終影響他們的行動，例如法輪功。第二，他們越來越認識到宗教在人民的生活中是重要的，而

且不會消失。第三，信徒的人數上升，這嚇怕了他們。第四，他們從九一一事件認識到，人願意爲了自己的信念作戰。最後，新管理層必須表現出自己是忠心的共產黨員，結果就是，他們會繼續迫害教會。

我想在這裡補充一點：中央政府看見香港的教會在反對《基本法廿三條》的影響力，更加提防教會。中國政府覺得丟臉。在大陸上，雖然政府成立了教會的登記制度，人們仍繼續透過參加沒有登記的教會來反抗政府。還有，雖然幾乎世上所有國家都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，中國卻沒有。

一個細小但重要的貢獻

在這背景下，教會能否對中國的社會轉變作出任何貢獻？二零零二年四月，在芝加哥舉行的第十九屆全美中國天主教大會上，聖言會士彌維禮 (Wilhelm K. Muller, SVD) 神父就這特定的題目發表演文。他的結論簡述如下：(1) 人民必須有一

個絕對的、最終的基準點。基督徒藉著信仰能在黑暗中提供希望的標記，因為黑暗似乎正在入侵他們的同代華人。(2) 基督徒能夠分享他們對人性尊嚴的信念，因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。(3) 基督徒承認人類基本上是善良的，能夠面對我們每個人身上和世上邪惡、罪惡和罪過的現實，並有可能寬恕和修正。(4) 基督徒能夠分享他們對天主的信仰，因為天主是愛，並在耶穌基督內寬恕所有相信的人。(5) 基督徒使愛成爲他們生活最主要原則，能夠爲了衆人的益處而慷慨地投身人類發展的計劃和慈善工作。

香港又如何？

我講了很多有關中國（中國大陸）的事，也應就香港講幾句話，因爲它畢竟是中國的一部份，也是我超過四十年的家。爲香港而言，這是非常艱難的一年。雖然已回歸六年，但我認爲現在才是「一國兩制」的完全衝擊的時候。多年以來，香港一直

擁有強勁的經濟、穩健的財政盈餘、發展完善的政府結構，以及有效的公務員隊伍。這地方運作得十分順利，無怪香港的每個人，不論是學生、家長、長者、青年、老師，抑或商人，都成了沾沾自喜的一群。我們的主題曲是：「讓美好的光陰不斷。」

但是，後來當一切看來受到破壞時，人們便開始感到恐慌。它的開始是，香港跟隨世界其他地方陷入衰退，經歷經濟衰退、失業率上升，以及數以千計業主變成負資產、破產個案增加、股市驟跌。最重要的是，所見所聞的是永無止境地更趨惡化。

然後，第二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來臨，當時沙士嚴重打擊香港。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從中國來港，入住本地的酒店。這樣，他便把疾病傳給數以百計本港和來自海外的人。香港最終繼中國之後，記錄得最多沙士個案，而死亡率則高出世界其他地方。至少可以說，整體的氣氛是灰暗的。

幸好香港的適應力是十分強的，還有良好的醫療制度。經過初期的少數錯誤之後，整個社會已

有充分的理解和合作，恢復平靜，和開始治療過程。香港的市民值得稱讚，他們服從地帶口罩，避免到擠迫的地方，匯報病徵，做了一切應做的事。街道空空如也，酒樓和戲院關閉，學校停課，遊客取消假期，酒店的入住率降至單位數字。毫無疑問，人們感到害怕。有一份報紙形容，香港正經驗「集體抑鬱」。

然而，在幾個月內，疾病受到控制，而世界衛生組織宣佈香港已擺脫沙士。中國很快跟著。有趣的是，香港的病情受到控制，是由於公民意識和人們的關懷。在中國，這場戰役是由上而下。有一個廣告牌寫道：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非典很快被征服。」這成功了。在世界其他地方，你可以在一星期內興建一間有一千病床的沙士醫院嗎？至於台灣的戰役是混亂的，而民主社會的加拿大之所以成功，有賴一支良好的專業人士和管理人員隊伍。沙士危機在不同方面揭露了各地的政治文化。這會成爲撰寫博士論文的一個有趣課題。

最後一位病人幾乎還未出院之際，有關「廿三條」國家安全法的立法爭議成了報章最熱門的話題。情況變得激烈，而其高峰是七月一日，有五十萬人走到街上，抗議政府企圖強行立法。政府沒有提防。本地和中央政府都沒有預料集會的人數。北京不禁臉紅，因爲即使他們有超過一百位中央政府官員長駐香港，但對事態竟然一無所知。董建華先生經過多次往返京港，以及數位官員辭職，終於放棄原來的主張。他起初押後立法日期，後來宣稱沒有通過草案的確定時間。

起初，情況是混亂的，並汲取很大的教訓。人們用他們的腳來投票，而政府首次感到「人民的力量」。（我在此補充，儘管參加七一遊行的人數衆多，遊行是有秩序的、和平而克制的；警察方面亦是如此。）儘管反顛覆問題是起點，真正的問題是如何獲得一個更能回應市民的政府，以及在政府的決策有發言權。最後，希望就在於直接選舉特首和立法局議員。現在，其中主要的問題北京如何回應。

對北京而言，香港發生的事情是最重要的，因為台灣方面正在觀望。如果「一國兩制」未能在香港成功推行，那麼，對台灣也沒有什麼希望。

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在這整個過程中擔當主要的角色。他採取強硬的立場，就廿三條有力地發言。接受人家的提問時，他堅持自己並非主張推翻任何政府，而是關注人的權利和自由應得以維護。雖然得到很多人支持，但也要面對自己羊群的一些反對。他不害怕爭議，並且就任何他感到會影響市民生活和權利的問題公開講話。二零零一年，他維護香港非法居民的權利。現時，他質疑法案會控制他們數十年來辦學的宗教團體。有人問他的行為會否影響本港教會與大陸教會的關係，以及教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關係。我認為這是尚待解決的問題，但至今只有很少跡象有任何轉變。

結論

在快將結束本文之時，我必須反問自己，中

國教會的問題是什麼？為什麼我們要苦苦思索這問題？為什麼中國的教會是那麼分裂？為什麼政府如此憎恨他們？為什麼他們那麼憎恨政府？有什麼障礙阻止中梵走在一起？為什麼我們中有些人偏袒某一方？為什麼各階層不能更有效地溝通？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相等於聖地的分裂，伊拉克戰爭，家庭糾紛，手足之間的爭吵，以及世上其他大多數問題的答案。

問題是什麼？我認為，是我們眾人，不論在中國內外，都未盡基督徒的本份。我知道，那看來是過份簡單化的，但是，耶穌的說話也是相當簡單的：愛你的近人——不僅是你的近人，但也愛你的仇人。如果他要你與他走一哩，就跟他走兩哩。如果他冒犯你，就寬恕他七十個七次。不要判斷，卻公正地待人，尤其是要有愛德。我假設緊要的問題是，誰會採取第一步。既然其他的似乎行不通，為何不作一試？我開始時聲稱，中國將仍是一個奧秘，但也許生命畢竟是一個奧秘。

□